

从叛逆者到天使

——由朱迪丝的成长看福克纳的南方情结

田俊武,姜德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语系,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文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以下简称《押沙龙》)中朱迪丝这个人物形象进行了解读,认为生于一个种族主义盛行的南方家族,朱迪丝的成长历经了三个阶段:叛逆、觉醒、救赎。其中成年期间的转折是埃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即恋父情结失败后作的一次调整,是朱迪丝童年心理经历的一次解脱,她的变化寄托了作者福克纳对堕落的南方尚存的一丝希望。

关键词: 埃勒克特拉情结;叛逆;成长;救赎;朱迪丝;福克纳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6)05-0090-04

作者简介: 田俊武(1966-),男,湖南浚县人,文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姜德成(1974-),男,山东平度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被马尔科姆·考利誉为“完成那个时代还没有别的先例的精神劳动”^{[1](P408)}。该系列忠实地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的社会动荡和人们的精神危机,而其轴心之作《押沙龙》更是记述了一个南方典型家族的兴起与衰落,塑造了一系列复杂、多层次的人物形象如萨德本、埃伦、朱迪丝、亨利以及邦等等,被誉为“迄今为止塑造了最伟大、最丰腴的南方的历史形象”^{[2](P23)}的一部小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这些人物的命运大都过早地以非自然死亡收场,其中一个死于自我囚禁,一个为了自杀而冲向警察,两个死于自焚,其余四人都被凶杀,包括萨德本本人。除了为小说塑造一股浓浓的对于南方罪恶历史的负罪感外,大都没有给读者留下些许怀念。然而小说结尾时朱迪丝的死却无疑得到了读者的肯定,为《押沙龙》那些沉重的主题增添了一分轻松的气氛,衬托出了作者本人对南方那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

二、《圣经》原型与埃勒克特拉情结

朱迪丝的姓名源于旧约,又名犹滴(Judith),是《圣经旧约》中的女英雄,她杀死了侵略军的将领,拯救了全族的人民。她是小说中唯一“既现实又理智的一个人,她既不像小姨罗沙那样浪漫,又不像母亲埃伦一样焦躁不安”^{[3](P174)}同时也是福克纳塑造的唯一一个敢于正确对待自己和家庭、敢于承担起道德责任、敢于向社会传统挑战的艺术形象。^{[4](P12)}小说中朱迪丝的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她的成长历经了叛逆、觉醒、救赎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埃勒克特拉情结自始至终支配着她与父亲萨德本之间复杂的心理关系,对她的人格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埃勒克特拉情结是弗洛伊德从其力比多(Libido)理论和人格学说中衍生的一个概念。埃勒克特拉是希腊神话传说中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之女,阿伽门农班师回国被妻子和情夫杀害,埃勒克特拉遂将弟弟俄瑞斯忒斯托付给父

* 收稿日期:2006-08-20

亲好友抚养,及至兄弟长大,姐弟共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及其情夫,为父亲报了仇。弗洛伊德借用这段故事提出了埃勒克特拉情结这一概念。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殖器阶段,儿童身上发展出一种恋父(父母)情欲综合感。这种心理驱使儿童去爱异性双亲而讨厌同性双亲。于是男孩把母亲当作性爱对象而把父亲当成情敌,女孩则正好相反,这样男孩产生“俄狄浦斯情结”,女孩就产生“埃勒克特拉情结”,即恋父情结。

弗洛伊德认为,恋父情结对人的影响,如果发展不利,一生都可能受其影响。小女孩到了3岁左右,认识能力和独立性都有较大提高,意识里开始清晰地发现了父亲,这样女儿就打破了与母亲浑然一体的关系。这种情感和认识上的变化尽管处于朦胧之中的潜意识状态,但却明显地作用于孩子的情感和行为。父亲是人们生活中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对女孩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主要表现为:父亲给儿童更多新奇、刺激和超出常规的东西,带给儿童更多的激情;父亲更富于身体上的魅力,令人兴奋。父亲作为儿童早期心理发展上起独特作用的角色,是女儿形成女性气质的引导者、支持者和认可者,对儿童性别角色的分化具有很大作用。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已经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但对于恋父情结的涉猎还较少,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视觉,用于解读朱迪丝的心理成长会有较大的启发作用。

三、作为埃勒克特拉情结中父亲角色的萨德本

在福克纳的《押沙龙》中,父亲这个角色在女儿埃勒克特拉情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朱迪丝的父亲萨德本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叙述者罗莎一直称他为“恶魔”,一个彻头彻尾的“浮士德”。评论家弗德勒也认为萨德本“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魔鬼”,“只有那些伟大的神话的名字(浮士德)才足以配得上他”。^{[3](P19)}为了实现“要有金钱、一幢房子、一个庄园、要有奴隶和一个家庭——自然,也总得有位太太”^{[5](P257)}的规划,他在家中上演了一幕儿子自相残杀、兄妹乱伦、父子反目成仇的悲剧。毫无疑问,萨德本属于那种福克纳塑造的“十恶不赦的父亲形象”。^{[4](P176)}然而萨德本身上不仅有时表现出人性,而且也常常体现着作者所赞美的那些人类的优秀本质。他勇敢、意志坚定、不屈不挠;他有着雄心并能在各种艰苦环境中为实现自己的雄心而付出一切。同北方的工商社会不同,美国南方主要是建立在庄园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家庭是社会的中心,而作为庄园主的父亲又自然是家庭的首脑,是家庭中无可争辩的主宰者。萨德本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家族缔造者,他的形象对童年时期的儿女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评论家克尔指出,在美国南方,正如古希伯来部落中一样,“《旧约》里的上帝,而非《新约》里的上帝,才是它那父权

社会和家庭的楷模”。^{[6](P175)}在小说中,萨德本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父亲,他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开荒者,是所有南方人的缩影。萨德本由当初的一个天真穷少年转化成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大种植园主,由一个在富人门前受辱的孩子变成了那个富人本身。此时他的身份已经起了质的变化,萨德本在寻找自我身份的同时却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了那个等级制度的维护者。在他的身上,集开拓者和犯罪者于一体。在小说里的四位叙述者眼中,他的每次出场都是以传奇式“英雄”的高大形象出现的。他先是在1833年那个星期天“凭空出世”般的出现在杰弗生镇的大街上,然后在此后的两年间他在一百平方公里的地方神话般地拉扯出一个“百里地庄园”,娶到了当地最具有“清教般正直名声”的牧师女儿,从而赢得了整个镇子的敬畏和嫉妒。内战时萨德本还作为上校参加了南方联盟,为南方奋斗了“四个光荣的年头”,可谓是人生得意。萨德本在世人的眼里具有英雄的地位和形象。杰弗生镇的舆论对他的行为唱着赞歌:“...就像希腊古典戏剧中歌咏队来来回回的对唱:萨德本,萨德本,萨德本,萨德本”。布勒卡斯坦因此认为他“是有绝对权威的父亲”。^{[7](P142)}即使他在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个人物形象也是塑造得很高大的。这一形象之所以高大是因为福克纳在描写他时广泛地引用神话,小说直接采用《押沙龙》的叫法就已经暗示了他和《旧约》大卫王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小说中也曾把上了年纪的他比作是绝望的浮士德,年老力衰的亚伯拉罕,是一个建立了“卡默洛特宫廷和卡尔卡松城防”的人物,作出了“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般”的工作。福克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塑造一个他所崇拜的旧南方英雄的同时,又坚决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个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旧南方社会残忍的本质和他对人性的践踏。他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一个人必须属于人类大家庭,并且在人类大家庭里尽自己的责任,不然他迟早会毁灭”。^{[8](P81)}

同父亲强悍的形象相比,母亲的羸弱更是加重了朱迪丝对父亲的崇拜与依恋。理查德·金认为福克纳小说中的母亲都“被剥夺了所有的感情和哺育孩子的特性”,“一个影子人物,总是在那里,总是必要,但很少以一个重要角色出现”^{[9](P35)}。小说中的萨德本夫人埃伦只是萨德本的一个实现性和生育力的空洞的容器,在他那宏伟规划中,她扮演的只是一个能进行道德消毒和延续后代的工具。自始至终她都是一只脆弱的、无生命的“花蝴蝶”形象,在家中连说服自己的丈夫一同回娘家的权力都没有,甚至死时不得不拜托自己的妹妹罗莎去照顾比她本人还要长几岁的外甥,特别提到要照看好朱迪丝。

四、埃勒克特拉情结与朱迪丝的成长

没有爱的家庭和父母的失职对孩子们的毁灭性影响是福克纳作品中探讨的一个普遍主题。作为父亲,萨德本的行为无疑对朱迪丝产生了巨大影响。从童年时起,朱迪丝“叛逆”的行为模式便展现了与父亲惊人的趋同,是“萨德本无情的意志在南方旧传统上刻划出来的一个凹陷的痕迹”。

(李文俊, 204) 据小说中的描述, 一次小朱迪丝与母亲和哥哥在去教堂的路上, 她已经学会了促使并命令那本来已经野性十足的黑人顾主, 催促那辆马车拼命奔跑。在飞扬的尘土和隆隆声中, 人们都无从判明这是一次赛马还是一次脱缰狂奔, 更无法想像一个六岁的小女孩会如此野性。在那座象征着她父亲身份和地位的大宅子落成后, 萨德本便在黑屋子的地下开起了角斗场, 尽情发泄着自己的兽性与野性的欲望, 那血淋淋的场面让她的哥哥亨利呕吐, 而她透过正方形的门洞尽情地享受着眼前的一切: 父亲, 站在下面, 光着上身, 大口喘气, 腰部以上一片血淋淋地, 而那黑人躺在他的脚边, 也是血淋淋地。之前小说中还提到, 仅仅6岁的朱迪思为她的野性十足的马和黑人马夫被撤换而大哭大闹。朱迪丝发脾气时的尖叫、蹬踢的暴躁和歇斯底里让罗莎小姨感到惊讶。童年的朱迪丝同他那“恶魔”父亲一样, 任性、冲动、藐视权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弗洛伊德在谈到无意识的起源时说的那句话, 即透过心理分析的目镜, 我们看到世界上充斥着具有心理历史的个人, 而这个历史的开端始于他们在各个家庭的童年经历, 他们青少年、成年的行为都是这段经历的直接结果。

弗洛伊德认为, 要想消除俄狄浦斯情结, 只有使本人与父母双亲中同性的一方同一化。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埃勒克特拉情结。朱迪丝的母亲过早就病逝了, 那么成年以后的朱迪丝是如何应对她的恋父情结的呢? 伊丽沙白在《萨德本的儿女们》一文中说过: “与其童年时期相比, 她步入青少年阶段以后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10] (P171)} 朱迪丝的哥哥亨利在上大学的第一个假期里回家时带回了同父异母的哥哥邦, 一个因为身上流淌着八分之一黑人血统而注定与萨德本那个“纯种”规划相冲突的弃儿。自从朱迪丝看到邦的第一眼起, 她就觉得他是她的头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心上人。在接下来的两年, 他们俩呆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总共不超过12天, 然而四年后当朱迪丝收到邦的第一封信的时候, 她已经开始缝制嫁妆了。邦有着独特的魅力, 更有着其父亲的“执著”。为了让萨德本承认自己的身份, 邦主动去结识亨利。他冷静、专注地默察着这个家庭, 就像是一个科学家在观察一只上了麻药的青蛙的肌肉, 具有一种命运论者的深不可测的泰然自若。显然, 在邦身上, 朱迪丝找到了“父亲”的影子。朱迪丝总是以跟亨利完全相同的眼光来看待邦, 通过占有使这一形象变得归属于她。她对于邦的迷恋是她对于童年时期恋父情结的一种转移, 同时也标志着朱迪丝迈出了脱离父亲影响的第一步, 邦的出现和对她的爱促使她在性格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她说: “我爱, 我决不接受任何替代物……如果我能得到幸福我将去获得它, 如果我必须受苦我也能忍受”。由此可以看出, 朱迪丝的恋父情结在她这个时期个性的构建过程和她的欲望的选择方面起着关键的支配作用。

然而, 朱迪丝的这种兄妹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打完内战归来时, 朱迪丝与邦已经走到了结婚的边缘。而萨德本这时不得不打出了自己的王牌, 告诉了亨利邦有黑人血

统这个事实, 于是二人在自家门口上演了一段兄弟相残的丑剧。邦死在了自己的家门前, 因为身上流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统, 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过父亲的认可。而亨利因为弑兄, 从此流亡不知去向。朱迪丝和邦的婚姻自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畸形的基础之上。对邦而言, 与朱迪丝的恋情只是自己逼迫萨德本认下的一个砝码; 而邦对于朱迪丝来说, 也不过是她延续自己恋父情结的一个替代品。到此为止, 朱迪丝对于恋父情结的转移的努力遭到了失败。她自己还没有结成婚便成了寡妇。

“逃避自我是恶, 面对自己是善”。^{[9] (P265)} 在福克纳看来, 一个人只有通过自由选择并勇敢地承担其后果和责任, 才能造就真实的自我。就像安提戈涅那样, 朱迪丝以得体的葬礼给没有身份的兄弟恢复了尊严。这段兄妹恋情让她看到了一个冷酷的罪恶, 那就是种族制度给萨德本家族这个典型的南方家庭所带来的不幸, 从而促使她在心理上“觉醒”。邦与萨德本死后, 她的埃勒克特拉情结也随之消失。丧失了迷恋对象, 朱迪丝从朦胧中清醒过来, 在痛苦与忍耐中逐渐成熟。她是《旧约》中的义妇犹滴, 从没做过新娘就守节寡居, 自己单枪匹马去重整道德秩序。最终她勇敢地站了出来, 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亲自把邦的那个同样混血的儿子接到了自己家中, 担负起了作为小姨的责任。正如布鲁克斯指出的, 这样“亲缘关系得到了承认, 萨德本的‘蓝图’被抛弃了”。^{[11] (P552)} 在战争期间, 她主动看护伤员。更具有意义的是, 邦死后, 她把邦葬在了萨德本家族的坟地, 而且接受邦的儿子, 并要他叫她婶婶。这一举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表明她彻底摒弃了家庭乃至整个南方的种族主义传统, 这是人性对社会罪恶的胜利。在小说结尾, 为了救护染上传染病的混血外甥, 朱迪丝也受到了感染, 继而死去, 为家庭, 为南方赎了罪。为此, 伊丽沙白评价说: “她做的每件事情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都旨在减轻人们的痛苦”。^{[10] (P173)}

朱迪丝恋父情结可以说历经了三个阶段, 即: 产生、转移和消失阶段。童年的朱迪丝在自己父亲身上看到了一种野性与冷酷的结合, 继承了父亲萨德本坚强的意志, 心理上便产生了对父亲行为的认同, 继而自己也无意识的去模仿。成年以后, 自己眼界的开阔和心灵上的负罪感趋使她不可能再去仿效父亲, 于是她在同父异母的哥哥身上找到了心灵上的寄托, 其恋父情结的对象发生了转移。当邦死后, 朱迪丝的迷恋对象消失了, 她的恋父情结至此也随之死亡。后来她抚养外甥乃至献出生命的“救赎”行为使得她在精神上得到了“再生”, 暗示着她童稚期和无知期的结束, 逐步脱离了父亲的影响, 走向心理的成熟期。朱迪丝的父亲萨德本在小说中无疑是集各种南方弊病于一身的人物, 她童年时对于父亲的膜拜可以看成是她对于美国南方处境的无知。一旦朱迪丝成年后, 她就会觉察到了这一点。然而正是当她自身也成为受害者的时候, 她才彻底与她的恋父情结决裂, 即与南方传统决裂。她找回了自我, 继而开始替萨德本家族和美国南方去赎罪, 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救赎的希望。

五、结语

福克纳在塑造朱迪丝这个人物心理成长时可谓煞费心思。众所周知,《押沙龙》的主调很不轻松,几乎囊括了在这之前的作品里他所关注过的所有的主题:家族的兴衰、旧南方的没落、奴隶制、种族主义、乱伦、凶杀、战争和因果报应等等,小说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劫数难逃的宿命气氛。让人们读着会有一种南方已经无药可救、末日来临的感觉。然而,福克纳在描写南方堕落的同时,也赋予了它希望,而这一点就是通过朱迪丝这个人物形象的成长变化来实现的。她最后的举动为这部自始至终都充满罪恶的小说增添了一丝生机与希望,堪称是她对于在南方存在的种种罪恶的救赎。福克纳在《密西西比》一文中谈到对故乡的感想时说:“他爱它的一切,即使他不得不恨它的一些东西,因为他现在认识到不是因为一样东西有什么你才爱它,而是尽管它有什么你仍然爱它;你爱它不是因为它的美好,而是尽管它有瑕疵你仍然爱它。”^{[12](P42-43)}如果说《押沙龙》里折磨着昆丁·康普生的那种对南方的爱恨之情正是福克纳这一代南方作家们身上的矛盾和痛苦的艺术表现的话,那么朱迪丝成长变化则反映了福克纳“人性的复活”的理想,寄托了他本人、美国南方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希望,从而使她生命的意义达到了顶点。正如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讲坛上讲的:“在精神上的东西已不复存在的现代世界里,诗人作家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13](P360-361)}

参考文献:

[1] 李文俊. 福克纳评传[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 [2] 姚乃强. 福克纳研究的新趋向[J]. 外国文学评论, 1993, (1).
- [3] Vama, Devendra p. *The Gothic Flame, Metuchen*. N. J.: Scarecrow Press, 1987.
- [4] 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 [5] [美] 威廉·福克纳. 押沙龙, 押沙龙! [M]. 李文俊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6] Kerr, Elizabeth M. *Yoknapatawpha: Faulkner's Little Postage Stamp of Native Soil*.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76.
- [7] Bleikasten, Andre. *Fathers in Faulkner*. The Fictional Father: Lacanian Readings of the Text. ed. Robert Con Davi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1.
- [8] Gwynn, Frederick and Blotner, Joseph, eds.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9] King, Richard. *A Southern Renaiss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5.
- [10] Muhlenfeld, Elisabeth. Supten's Children. *Critical Essays on William Faulkner: the Supten Family*.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1996.
- [11] Brooks, Cleanth. *Absalom, Absalom!: the Definition of Innocence*. *Sewanee Review*, 1951 (October December).
- [12] Faulkner, William. *Essays, Speeches and Public Letters*. ed. James B. Meriwether. Random House, 1965.
- [13] Faulkner, William. *Address upon Receiving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lliam Faulkner. Taoji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60-361.

(责任编辑: 粟世来)

From Rebel to Angel

——Judith's Growth and Faulkner's South Complex

TIAN Jurwu, JIANG De che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id of Freudian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the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Judith, a figure in *Absalom, Absalom!*, and concludes that, born into a Southern family with fierce racist tradition, her life has undergone three phases of growth: the phase of rebellion, of disillusion, and redemption among which the conversion in her adulthood, both as an adjustment made after her failure of Electra Complex and an release from her childhood experience, stands for William Faulkner's hope of survival towards a decadent south.

Key words: Electra Complex; rebellion; growth; redemption; Judith; Faulkner